

國粹叢書第二集

鄭所南文集

國學保存會零行

鄭所南先生文集

順德鄧 實校錄

我家清風樓記

有以嚴陵清風閣記示吾者正恨不能飛上富春山頂恣觀千尺
釣臺焉吾矍然而言曰未能遂其超邁之志深有愧於古人吾當
自作清風樓記非東坡所記之清風閣亦非越山赴官齋之清風
樓曰清風樓者頗多皆非吾清風樓吾無家焉有樓樓固無風則
有昔乾坤一索風雷生再索日月出三索山澤具先天之乾初爻
始動曰巽六子首出莫先於風乾天初以陽剛變爲陰柔散一氣
撓乎萬物曰雷曰日日曰月曰山曰澤曰晴曰雨曰寒曰暑曰萬物
咸有資於風六子最柔順最能變化天地之機莫妙於風人但見
無形而吹有觸而空入萬物之不可入至八荒之不可至此風也

殊不知宣乎四時晝夜之中柔風也持乎萬古虛空之外剛風也是以乾坤六子最周流最無邊際莫大於風風之爲風抑神矣風之變化皆不同風之名亦皆不同又曷爲清風微噴囊口浮偃樹杪飄蕩而來迂徐而去有當之者輕輕冷冷透骨瑩快一何妙哉一何奇哉此空闊閑靜之所天地一時之清風非古今不息之清風是果何風道德超邁之清風也蓋光武故人莊子陵先生其人也胸中空空無物不肯以眼垂視當世半夜飛上客星不覺漢家江山亦俱爲之精神本亦無心以一絲之微高懸東都二百年名節至今人仰先生如在天上尙見其標致散而爲清風併仰懷許由伯夷叔齊屈原子陵輩其意遠矣大丈夫焉能尾於人之後乎微斯人出後世皆走於威福之下足以殺其心而役之許由忘天下之有君無君夷齊痛天下之皆無其君屈原傷國之不有其君

子陵喜天下之再有其君此狂奴之所以大恣放其老狂也大抵古今超邁之人所出之時皆不同所遇之事亦不同高懷勁節則同輝輝煌煌俱不可當靈不以萬乘非爲不尊萬鍾非爲不貴吾之所尊所貴者惟終身以天理行吾之志而已大開懷抱純是古意初不見其有他俱未嘗有所學遺萬形而孤狂超萬濁以立命永吹此香浮動終古其清又至矣非獨一時薰其風者抖擻臭夢瞠寤瞳角直欲挈此百世之下措於百世之上與天地風雷日月山澤豁其昏滯還我明朗有能天地之風之所不能似或有過於風之行乎天下入乎萬物故其感動鼓舞後世人心浮浮然若決水就下必歸於海又莫先莫妙莫大於此之清風彼怪風之蟲虺且不能終朝而此風此意最清最淡最有味最久遠最無然而不然胡然而然以其有不可泯滅者存焉偉哉偉哉吾弗得而見許

由夷齊屈原子陵輩矣吾弗得而見許由夷齊屈原子陵輩矣將何以爲吾清風樓然吾之清風樓非天地之清風亦非有超邁道德之清風特吾自清風其非清風耳非清之清風而無風非風之風清而無清非世界爲世界鏗鏘萬象爲窻戶非窻戶玲瓏八紘何待見披拂草木始超於上棟下宇何必欲驚覺天人有藉於機動籟鳴嗟大塊之噫氣安能踈而爲此情縱擎天之大柱豈解復而爲此屋既不墮於十二重之間必又過於九萬里之速誰動誰靜消息出沒無成無壞基趾堅密其氣非天地之氣其形非土木之形此意不可得終莫見其推雲送雨之迹所見苟不高何以空其憑欄眺遠之心莫盪沲寥而突兀沲寥不見高明而擎聳高明拔木揚沙之怒號飛廉未悟天然多景消暑之品題騷人終爲物轉鵬搏鷁退豈從於南北東西而至鼠墜燕空只爲是杞梓楩楠

所建欲譬大江千帆寧如此快何止去地百尺無所不見好翻天
上至活之機輪宏開却外不朽之規模終歲東南舶櫂倒走大海
水萬倍岳陽大觀壓破洞庭湖甚於醉太初冰露浴沆瀣而流芳
涼笑彼住蓬萊宮闕擘杳秋冥而開畫圖別有秋聲空翠撲簌其
飛難以井幹麗譙髣髴其影或與造物遊何者爲梯不藉扶搖送
居然到頂至潔潔於雪至爽爽於月疇能更誦大王所獨之賦至
高高于天至深深於泉想應不是仙人所居之境天籟吹萬不同
慵聽物外緒言老子此興不淺浪傳江左奇才馬牛不相及誠有
異矣星辰還可摘何其卑哉滿鼻生香日日幾信催花滿耳吹笛
聲聲五月落梅雖無重疊之間架而輪奐屹然高映于紫雲雖無
作止之時節而意度穆如自舞于碧空終不以劉琨之嘯以於菟
之嘯以造五鳳之手假合而作其不可作竊勿與元龍之臥與淵

明之臥與賦八詠之詩議論其同而不相同其實不絢五彩壯麗無清風外之樓而亦不受一塵點染無樓外之清風吾如是而謂之清風樓也夫但問得此非清風之清風誰歟自吾昔得之而爲吾也天地風雷日月山澤得之爲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德之士得之爲道德之士忠臣孝子得之爲忠臣孝子百姓得之爲百姓萬物得之爲萬物四時晝夜得之爲四時晝夜萬古虛空得之爲萬古虛空非融握萬古虛空四時晝夜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德忠孝百姓萬物之機而委之終不得見此非清風之清風本無清風而爲清風亦無樓而爲樓其吾之眞清風樓乎安得出世間八風又出天外八風之人握手登此無清風樓之清風樓相與恣傲游泳讚慕賞弄非清風之清風也哉

無弦處士說

典午之夢義熙以還滿目不堪吾何以觀淵明見幾頗早解印息
交竟歸去來性剛才拙邈與世絕數詠高節獨書歲月却喜野老
爾汝懷抱願鋤荒草復聞斯道尙情夢古流笑睨物自見自心白
於白日非羲皇上人而何或詩焉或酒焉或耕焉或游焉或著文
焉或觀書焉亦寓於無弦琴焉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
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其傲弄當世非凡情所付雖所寓不同同此
意也大江之潯皆晉山林草木森森知之最深歲在丁卯晉徵士
陶潛卒後八百七十七年雪心先生羨無弦之意亦假而寓焉淵
明苦嗜酒不能琴得其趣聽以醉雪心不嗜酒素能琴默其聲聽
以醒一醉一醒異世同領一能一不能異見翻相承昔孔子嘗告
子夏以無聲之樂矣淵明本自曠疎亦或有契于聖言緒餘淵明
無弦琴果何如以吾嘗聞吾之無琴之琴而逆之或得之吾之無

琴之琴今安相在吾心爾不以存亡得失而失焉不以借於聽而聽焉吾心融融天趣空而通彼想憧憧世網蒙而聾宜彼無琴之琴無朕可尋雖無宮商至樂悠長欲辨玄黃狂見荒唐動靜泯亡遠邇蒼涼不知其方自然成章非配桐以梓可以發提天機不露萬響如瞽絕越遂古曷聞曷覩妙指莫施慧耳奚爲精神不疲志氣不移萬無歡悲一無成虧何必戴逵焉用鍾期魚鳥何知鬼神莫窺心聽則癡智聽則疑事聽則墮理聽則支聽內持聽外遺聽有隨聽無違離微墨屏音眉癡俱不宜俱不足以明之將何以發此機何不委無心之心於無理之理操無琴之琴出無聲之聲無琴之聲琮琤琤與一氣同生與兩曜同明與四時同行與萬物同榮妙此獨清渺於八紘索之弗闖其形迎之罔測其靈何從而聞無琴之琴無聲之聲古今之人其生也孰不賦一氣而爲命孰

不照兩曜而爲鏡孰不操四時而爲柄孰不共萬物而爲境不出有爲之井不能跨空而騁癡欲鼎鼎逆走弄影誰激清冷猛于一省無聲之聲不琴於琴此聲無根託物而存天下萬物之物之聲也非此物也而此物也非此聲也而此聲也奚其琴奚其弦奚其聲三者悉泯於無迹然後吾之心始出吾之心出然後與萬化冥而爲一擊節孤嘯浮動幽渺橫握其要似絕此妙是真無真賞音矣況吾亦真不能琴矣既真不能琴矣是真無琴矣既真無琴矣是真復何言哉既真復何言哉此意淵哉玄哉奇哉微哉上而皇天蒼蒼然下而后土茫茫然中而四顧荒荒然詎肯與人同耳而聽同目而視耶又安得不獨抱此意與之同終同始同生同死耶此是別曲還與誰聽清而寧和而平天然奇特之經開古今翻滄溟浴有情空泠泠還冥冥但蚩蚩之氓聞吾言必驚使淵明在時

親見論評亦當開攢眉而相逢迎今不復見前脩典刑乃與雪心
相遇於衰暮無聊之濱勿歎凋零百勇皆冰萬物必待剝落而後
成勿嫌無能之名空活不死之春譬如無弦之琴不耀山水之音
靈枯於至貧斷不可失無弦琴君欲不寒斯盟切勿辜負淵明久
假不歸其名不名曰無弦處士亦宜始者顏延年誄淵明曰晉徵
士又曰宜諡曰靖節徵士南史則曰靖節先生晦翁獨取晉徵士
三字書於通鑑綱目梁昭明太子作淵明傳曰無弦琴別本又作
無弦素琴晉史作素琴弦徽不具南史只曰素琴第無弦琴三字
甚雅且久響於人口耳間康節嘗品題之禪門亦借用之詩人多
詠之古作弦今從之

送吳山人遠遊觀地理序

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莫不以立心爲本立心正事罔不吉立心不

正事罔吉苟不然雖能之非福也蓋古今不易之論也今子挾地理學而遊且誓以天地之心爲心是知所立心矣子亦知夫地乎地未嘗有封畛也而人封畛之地未嘗有彼此也未嘗有取舍也而人彼此之而人取舍之地雖能生萬物能載萬物地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地之爲地溥矣子果能誓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子之爲子亦溥矣子抱清淑之氣爽邁之目飛步九州流視八荒若出空中而俯地下日日歲歲貫於心胸竟不見有他物惟見滿眼皆大地耳直將身而爲大地剖大地心髓滌剔而細辨之大地雖茫茫然盡落在吾子雙眼中故凡所至曰其地如何曰某地如何咸契其事豈非立心之徵驗歟儻得誓以父母之心爲心者與子相見口未言而意先化子必持平日以大地之心爲心者心禱於上下神祇期必無愧於所志所學此欣然彼欣然天欣然地欣然天

地必開子之雙眼靈子之雙足一踏竟踏於此處地密而天近山正而水妙龍舞而進角虎蹲而跪爪鬼悅於陰幽人慶於陽明此奇地也得之大喜希有希有以此爲孝子順孫辦事奇哉天地不與斯人而誰與乎庶幾不負子之以大地之心爲心也是故彼之心既能一心誓盡至孝之心上當乎上天之心以爲心而此之心亦能誓溥至誠之心下通乎下地之心以爲心天也地也彼也此也合四者爲一心決當得上穴彼之心雖克盡至孝之心復妄想以利自己子孫爲心而此之心但以盡所學而爲心恐亦得中穴彼之人事或未至而此雖欲神其術天地將封其吉地而藏於子雙眼之外子縱剖心竭術終歲求之何從而得其地耶又况後世之人兩僞相對以貌相劫一吝以虛禮飾其情一貪以大語市其術兩俱失之各以小智微巧欲盜天地之機可乎不可乎吾嘗以

後世之心試子之心子憤憤作色曰吾決不如是惟盡吾之所志所學而已矣事了而去安肯回顧或不與我合富貴之人數數挽破我衣焚香致禱求我駐足我已飄飄遁去果如所言誠大異於他人所學子來吳皆不識子之心之學舉足卽行見天愈大見地愈闊終有與子相合者相遇於數千里之外以心照心一見而醉是真識子者也他年相見必空天下山水矣

答吳山人問遠遊觀地理書

所南翁福之連江人也落命吳中不與世接久矣夫何天風吹子來前與吾相見問遠遊觀地理之事而子又謂某家傳地理學幾二十年以能問於不能何耶終不成味古人之所殘鈎吾子之所蓄倒售於吾子陳言泛意想不足以新子之聽既有問只得破口傾出自己胸中之天以廓吾子之天勿怪其荒誕無緒不與地理

書同也今吾六十四歲矣二十二歲壬戌二月我父菊山先生卒於吳中十一月葬於長洲縣顧山之原天幸保全四十三年略無他說幼嘗聞我父曰汝祖卒於枝江縣主簿葬於南門外我一兩歲失怙恃莫知所在丙午歲游荊州止望祭於南門外我祖宗墳墓俱在吾連江透裏我終天憾恨不消今吾祖之墓不知何如我父之墓未知其往又爲無後罪人惟有終天痛恨於罔極尙忍言墳墓之事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泯之於太朴之天也劉向言黃帝時始製棺槨自是以後緣情制禮三代損益尙從簡朴寧儉寧戚爲禮之本始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於斯拜於斯也古人胸中高明一見便了所以古法人人皆葬皆無疑背罔不合宜未若後世嘮嘮叨叨支支離離棄本逐末侈爲乖謬司馬溫公葬論伊川先生葬說允爲儒

者正大之論終難磨泯唐呂才救時卜宅祿命葬三篇其說亦正才所學則淺陋也吾每思之天地間山水奇絕之處世間富貴之人各有氣數安得人人俱得吉地葬之又安得富貴之人復得吉地世世永享福壽富貴耶天地亦不肯妄加禍福於人亦安得使人可弄智術移易天地氣數禍福耶堅欲厚葬吉地決動溫韜竊發之心今江南罕有數十年完墳何獨樵兒牧豎荆棘狐狸之悲乎凡子孫堅欲上穴爲安厝計有數十年求之不得者非唯死者不能妥其陰魄而生者空勞心費財有累養生送死正理強留死者未得入土骸骨却爲自己他時富貴之謀何孝子順孫之用心哉抑不思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葬節書法或書其緩或書其速或書其禮其非禮其過制厚葬春秋其嚴乎與禮記葬期微有異是爲古制必有以也

且地理之說其可考者自公劉居豳有相其陰陽之意至十四世周成王有命召公先相洛之事孔子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語卜者擇其吉也禮記曲禮已有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暨乎春秋左傳書葬多主乎大義不及葬法儀禮禮記喪祭最備語葬亦多主乎禮不及葬法檀弓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至於葬獨不深長思之何歟又當思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也是掩親之道也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曰死者北首鄭成康注謂地藏爲葬也是不可首南首東首西而葬也此三代之葬法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有母過制苟亡矣還葬縣棺而封參同謂無則便爲窆束棺直下而葬也孔子曰吾見封之如堂如坊如夏屋如斧馬鬣封也孔子以延陵季之習禮觀其葬長子於

羸博之間孔子曰其坎深不至於泉謂度深得宜曰深此卽孔子之葬法也孔子合葬於防封之高四尺從周制也有子曰夫子制棺四寸槨五寸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則棺槨六向俱當厚也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則周末已重卜葬之吉凶矣漢興風俗漸繁漸華正如漢京房輩卜筮之斷不如左傳載卜筮之斷明白簡當也淮陰侯布衣時貧無以葬母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者太史公聞淮陰人言視其母冢良然則漢初已尙地理山川之勝矣至晉地理之術始盛行羊祜猶出折臂三公陶侃葬牛眠地郭璞葬龍耳不三年當致天子等說久相傳爲美談地理家謂始於赤松子青囊書錦囊書狐首經樗里子青烏先生郭璞一行師袁李曾楊輩俱精其術郭璞青囊中書已爲火取去今所存狐首經爲第

一書邇後其書千百議論縱橫遇以安厝咸以此事爲重誠不可廢流至於今耀爲奇術子母以是而動心乎欲以市道罔利則不可欲以陰隲存心則可有足力無眼力則不可有足力有眼力則可欲之天下四方觀天地造化觀天地氣數觀天下山川觀天下人物觀天下風俗觀天下文章觀天下萬事觀天下萬物則可子正少年銳氣英發宜爲古人宜學儒者不優於儒者不足以天地人也吾其人也吾之上即天也吾之下即地也中其中者吾也以其中仰乎上則蒼穹高縣尊不敢望以其中俯乎下則大塊橫陳近可諦視足力所到目力所窮了不可逃於吾胸中既不可逃於吾胸中即今雙足之下尺寸之地來龍從何發源若不能見我雙足之下來龍則不知吾眼底所見八方來龍若不見吾眼底八方來龍則不知此縣此州衆山衆水一丘一壑各各來龍若不見縣

州山水丘壑各各來龍則不知九州五岳萬山萬水各各來龍則不知至遠八方遐陬絕域四大海中一切大小山水淵潭諸國不與南閩浮提中國接壤之地各各來龍畢竟畢竟不知渺渺茫茫無邊大地大海全體來龍欲知渺渺茫茫無盡無盡大海大地全體來龍胡不以仰觀俯察近取遠譬之理反覆精思天地人之全體更反覆精思之復反復精思之求於必悟以通其太妙昔者大禹順隨山勢濬導水脉因其地理支派別九州以治水本不論天下地理形勢南揚北冀東青西雍中間周圍三四萬里爲堯之九州天下尙書以積石爲河源若不遠窮於析支渠搜之外周禮大司徒求地中以建國周知天下地域廣輪之數遠不出於九州之外唐一行以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其北戒自三危負地絡之陰屈曲入東北至朝鮮是爲北紀北紀爲胡門河源爲北紀之首其南

戒自岷山負地絡之陽屈曲入東南至閩中是爲南紀南紀爲越門江源爲南紀之首兩戒乃雍梁以東兩支山勢兩支水脉只是論唐天下十道之形勢更自三危而西北幾萬里方至崑崙山始是黃河之源漢使張騫窮河源續博物志謂騫至宛夏間見河水初示達其潛發處小崑崙山宛夏間至大崑崙山尙極遠桑欽水經謂崑崙山去嵩高山西北五萬里高萬一千里淮南子博物志其高如之司馬遷班固咸贊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正是大崑崙山其上卽釋氏阿耨達多池流出四河黃河居其一東土之山勢咸自西北大崑崙山迤邐而來至王屋太行飛狐上黨諸山爲東土天下之脊自大崑崙山更西南幾萬里方是天竺國更幾萬里以上方是西海儻不能盡論南海之南北海之北東海之東西海之西非大地之全論不知其大焉知其

微微者以何爲體不知其近焉知其遠遠者以何爲界知地而不知天知天地而不知人知人而不知天地知天地人而不知萬物非知天地人之全論天不獨爲天亦不自知其所以爲天地不獨爲地亦不自知其所以爲地人不獨爲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爲人萬物不獨爲萬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爲萬物微見三才之機互而萬之則三才之道妙矣天形圓而完其體則正故能範圍造化中大全之體則以日至天頂爲午日入地底爲子地形方而平其體則偏僅能函載天運內小半之體則以極南爲午極北爲子天道雖左旋天氣則下降地道雖右轉地氣則上騰地勢雖散漫平走八極而向東南最低最弱最薄地運則在地中密移東西南北而不定地外地之全體則在大海中隨春夏秋冬四遊而有準然地之正體以下以北爲正丙午壬子正當其正山亦地也爲陽中

之陰而峙水亦地也爲陰中之陽而流山以南爲陽以北爲陰水以南爲陰以北爲陽山體雖鎮靜其勢則活動水勢雖浮動其體則平靜東土水勢雖東流東海潮勢則西上東土山勢皆自西北大崑崙山發源乾山爲山之正位爲先天之艮山後天寅爲艮山亦爲山之正位大崑崙山西山皆西向水皆西流南海北海東海西海之外諸山皆深深遠遠自海底而來突出未易評論決非山海經所能盡知地之陽氣盡從地底而上故純坤之伏卦爲乾山之陽氣亦自地底而上由卑而高陽氣直達山頂故艮之陽晝居最上爻冬至後陽氣盛水土漸重夏後陽氣衰水土漸輕坤雖柔也其動也剛坤雖靜也翕則歛而歸根闢則散而生萬物當夏至一陰後至閉塞成冬時地氣亦上騰但至深至微至密耳午時亦如是以天地間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造化也而人亦未嘗

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氣脉也而坤地之妙用未嘗有一息頑靜而不流動也潮者海水還歸尾閭之底爲潮落大海氣脉吸而入也尾閭外之水湧出大海之上爲潮長大海氣脉呼而出也良以望夕之月受陽光正滿則望夕之陽潮直至子時正盛而正滿晦日之月還陰魄正滿則晦日之陰潮直至午時正盛而正滿

世傳初三

十八爲潮大信猶如陽極於夏至而未月之未熱愈熾陰極於冬至而丑月之未寒愈冽也

月與潮與人身中

陽精藥物體雖不同而同一造化又日月五星行度一切星辰一切風雲雷雨等又陰陽五行八卦八門九星大一十六星等又劫數年月日時節氣候支干方位一切吉凶神殺一切天神地祇一切諸法一切造化妙用無窮無盡皆一一各各變化不同又天下無盡世界地不同山不同水不同一丘一壑相距不多步尺鑿深或間尋丈土性土脉土月與潮與人身中陽精色土味土聲水性

水脉水色水味水聲石性石脉石色石味石聲一一不同各地所產禽獸所生草木以至種種萬物其狀其性一一不同三才萬物萬事萬法萬變萬異無窮無盡一一各各不同其不同一一雖不同一一莫不皆有倫序文理支脉一一各相背而馳不相統不相合不相通不相同自生自滅自始自終自形自色自性自命各分絡繹各爲經緯各真一切各辦乃事非真不相統非真不相合非真不相通非真不相同者不通者形也事也通者同者理也氣也數也莫不皆自宜其宜也莫不皆自然其然也皆所以錯綜倒順彌綸宇宙以立三極也天地人萬物皆活物也皆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也皆一理也一一皆以大造化爲本大造化以何爲本以眞陽生意爲本天以之散爲萬象地以之散爲萬物人以之散爲萬事其根源一一杳冥乎至深至深玄微之中而事業一一發見

於無盡無盡廣大之外其實皆原於眞陽生意也眞陽者體也生意者用也二者本不相離也不僞於僞曰眞不陰於陰曰陽不死於死曰生用之無盡曰意故曰眞陽生意其天地人之神氣乎其天地人之命蒂乎不以古今變不以頃刻停鼓舞萬化無有終極其機或焉滯天地閉在人則病其機或焉息乾坤毀在人則死列子曰天地空中一細物耳人又天地中一細物耳然其理甚妙其心甚大其機甚微其氣甚深其體甚眞其用甚溥可以與天地並而參天地之化育者以此天猶吾身也地亦猶吾身也今吾之身相與生其生者皆十二經脉奇經八脈行乎至深至妙之中層負萬氣支縷萬脉統緒相傳纏首尾相銜次第相軋玄妙相應貫頂貫踵縱橫維絡五藏六腑四肢九竅周匝循環呼吸吐納灌注井榮流通榮衛氣血筋骨精神魂魄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

以之爲身其妙未嘗不相通也。以之爲穴至於種種之事其妙用又未始相同也。此所以爲一身來龍之關鍵也。其能如是者乃吾身中下丹田先天先父母一點真陽生意流衍之妙也。其人之神氣乎其人之命蒂乎。當天地造化真陽生意動時人之三焦之原十二經脉之根本雙腎之間下丹田至深深至微微之中一點真陽生意先動任湧泉一時具動天地人萬物咸同此真機而相通焉。雙腎之間爲下丹田出神景內經馮珩註難經八難下注引之甚詳黃庭經彈長章注引玉歷經亦然又道藏別經處處皆同此人能通真機之妙得此真陽藥物聚則成丹不聚則不成丹乃妙於人者之聚也。粵自判重濁爲地之後柔者爲土剛者爲金頑者爲石英華榮茂者爲草木雜氣爲物秀氣爲人皆依乎地而形其形者也。然皆不識地之所以爲地能博厚無疆發育萬物何所藉而能如是孰知夫大地之下皆一重土一重泉相間爲九因而

曰九地九原九壘九泉也層負萬氣支縷萬物脈柔順鞏固盪化
流躍斜細其軼互爲鉗鎖深運其機密相橐籥張布立網維絡地
根非金非石非水非土千千万萬經攢緯織牢牢不可解重重不
相礙綿亘持抱幾千萬億里無邊大地懸浮於茫茫無邊大海之
上以之爲地其妙未嘗不相通也以之爲穴至於種種之物其妙
用又未始相同也此所以爲大地來龍之關鍵也其能如見者乃
大地底至深至立先天先地一脉眞陽生意流衍之妙也其大地
之神氣乎其大地之命蒂乎此下鎮地根之大寶也眞陽生意躍
爲浮散流溢於淺淺之處則地氣泄而虛耗不用之猶不足凡百
事皆不宜眞陽生意妙於凝合反抱乎深深之根則地氣密而柔
寔雖費之亦有餘在天下則太平在人則壽則爲神仙眞陽生意
其天地人萬物之福基乎淮南子博物志所載地下有四柱三千

六百軸非真有其形聊借臂喻眞陽生意有大力量負荷世界支撐劫運也豎亥大章所步幾萬幾億之多非真有其數不足測量博厚無疆之地勢也又如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亦孔穴之至大者可以通仙靈出入之路洞者空也通也洞而爲天也純是陽氣結而爲骨潛自崑崙分跨海外洞洞相通犬牙相錯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只是一洞外無隙罅內有光明不入凡穢密貯妙暖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地底眞陽生意凝結流衍之妙也三十六洞天不可葬如人身上有三十六穴不可針七十二福地不可葬如人身上有七十二穴不可灸俱禁穴也洞天福地神仙長生之氣不可以尸氣犯生氣也其洞中四通八達之路爲大地來龍之骨與人脊梁四肢節節相拄有筋附骨絡之外實而無穴中通而有陽髓之意相同世人肉眼不見身內支脈節節有

條理竟以此身爲塊然之肉世人肉眼亦不見地底支脈井井有條理亦竟以大地爲塊然之土殊不知天地人萬物皆有文理支脈煙縷冰漸壁裂瓦兆尙有文理謂之地理獨無文理支脈乎曷爲地之文理支脈其來龍者地之根源所自來也又取其勢如龍之來蜿蜒活健也勢之大者厚德載物次則廣闊坦平委蛇陂陀峻峻崔嵬之狀也支者勢之分也又外則路之所通內則脉之所貫也脉者眞陽生意流行之迹也穴者地氣山勢來龍支脈眞陽生意之妙畢聚於此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窟也此穴之能福於人者眞陽生意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澤也穴者竅眼也針穴灸穴非竅眼曰筋曰骨曰肉不曰穴葬穴非竅眼曰土曰石曰泉不曰穴以其能通不能通內外氣脉之機爲義高土爲頃兆域爲墓即宅所兆也兆朕也謂地之一罅微露造化毫芒妙處卽竅眼爲

穴也與鑿井無竅眼通泉脉則不爲井之意同鑿井橫出泉眼來處近淺而易渴水味汗泛直出泉眼來處遠深而不竭泉味清甘土寔水妙土虛水濫方方處處鑿井者見地下土與泉各各層層色澤氣味亦難盡其說泉之正直而上曰檻泉懸出曰沃泉謂倒溜而下也側出曰汎音軌泉湧出曰瀆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所出異所流同曰瀆泉井無水曰智井水一也以泉來處不同而名不同味亦不同也山地一也地脉陽氣發源不同有散出者橫出者直出者曲出者半地出者一脉分衆脈者衆脉合一脉者地氣竭有穴無脈如智井者甚類衆泉之各異出而異名也山勢以橫走而來地氣當直上而出橫者束之勝則穴深直者漢之勝則穴淺地之陽氣勝爲有餘山之形勢勝爲不足山地二脈紐結均平爲兼美其間之脈山勢互橫互直互斜互曲互正互僞互相塊北

種種內異脈外異狀不同又過於泉脈多多以是聚而爲穴又一不同有山勢地脈相逐相軌軌相束相入回抱眞陽之氣倒溜結秀於地中者此歸源之穴也此最難得難識發雖遲葬之久久子孫終有奇特得道之士穴之爲穴非千萬可悉議其所以爲形勢氣數者形者天生其物之象也勢者物情前陳之狀也氣者天地萬物盛衰之候也數者天地萬物盛衰之限也形勢乃天地萬物之部位氣數乃天地萬物之機括形勢外也氣數內也一切形勢卒難自變盡是氣數逼之換骨形勢雖奇氣數未來無以發其妙趣有華麗之屋在焉無富貴之人居之縱華麗亦衰冷其如辜負此華屋何地乃陰物乃寒物乃渣滓物而於陰寒查滓中得陽和精華之妙非寶而何非眞陽生意而何此眞陽生意實自深深地底根源而來與人之身十二經脈奇經八脈遠遠自下丹田

任督維蹻諸脈根源而來見於骨節皮膚之上而爲穴之勢頗同
 天地人造化之機悉不在外悉在內悉不可見悉不可知故妙故
 神世人焉得見之焉能知之地理之法又與針法同不知醫脈者
 則不知病不知病者則不知正穴毫釐之差卽不得穴或得其穴
 針之無法淺深不中度反病於人不識真來龍者則不識真形勢
 氣脈不識真形勢氣脈者則不識真穴大地茫茫然不可尺寸量
 或東向不當或失於東西南北之微差或深淺不中度皆不得氣
 脈之正形勢正而氣脈完者唯一穴祔葬則分矣祔葬卽合葬也
 祔葬不有離合之分衛人之祔則離魯人之祔則合謂隔槨別壙
 之分也詩云死則同穴檀弓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也喪大記曰此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意不欲死者戀戀於所私乎子孫祔葬於其下者皆受正穴之福

澤也葬骨殖初無偏正勢又輕矣葬衣冠杖履則寄誠也蓋取形勢正而氣脈完者爲善形勢雖正雖完雖妙氣數已過非吉也識形勢易識氣數難穴尙易定正偏淺深尤難纔遇形勢氣數得之其大體正以主之衆者客也主爲君客爲臣君居正位臣伏四方須當熟視偏正不必苦泥末節穴不真位不正不可作如是說若人平日心地不開眼力不真臨時微差其意則龍側虎向風擊水衝關係不小風水有渙散之象山風有疊壞之象風能扇播地氣夏至以後風自上而下漸漸吹來直入地底曾有爲巽風吹側墓中之棺者水能衝地氣能泄地氣能截地氣使山地氣脉直從水底過地而去亦能回抱地氣映帶地勢凡當要衝處俗諺戒之如當風門水口遂相襲以爲看風水最忌無情之風無情之水無情之山無情之地內無含蓄則直則露則無情則不吉以其不能聚

眞陽生意而爲神氣也或微拱而不聚或聚而不凝不活者爲虛位爲盲穴似聚者暫駐而卽去微有滲漏便不完實眞聚者凝結而不滯活動而不流者爲眞穴其眞自千里百里十里從他山分勢舞來至此歛然而止或自地底發源深深直上至此欣然而聚多有眞似種種物象之形者或平原曠野間或水底或石罅別有奇異有非世人可窺睨其深邃之妙者其地之上也外欲密而內欲敞欲常見日月欲不棄陰陽欲最茂草木欲不生蛇虺勢欲團簇氣欲疏通意欲清美色欲明淨脈絡欲雄健深厚而不露骨肉欲勻實柔浮而不枯骨者石也肉者土也大體欲左右宛轉擁護環抱顧戀有情如朝土者然後爲佳使其地氣支脈湧沸而透爲一竅山勢來龍旋折而注爲一窟兩宜相入通而爲一停涵蟠蓄衆衆妙細縕凝結而不滯活動而不流其地之下也外必柔而內

必化土重而體清紋細而髓深暖如春氣如雲潤如瓊粲如金流
泛甘香不與土同羣奇雜瑞叢然相獻內外四方靡不相宜其一
山一水一丘一壑之神氣乎其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主位乎環
視此外皆奴僕爾一窟雖密其上必有瑞氣其下必有靈物一窟
雖微其餘潤所及或數里或數十里莫不隨其地氣支脉山勢來
龍相宜情態委蛇踊躍遠近大小清濁淺深高下輕重盛衰通塞
之勢之意爲地爲穴之優劣勢之所駐爲山氣之所會爲聚止而
不聚則穴山脈地脈不正則無穴果能抱眞陽生意之妙正而聚
則爲穴此妙於地者之聚也人多看山勢之止不識地氣之聚山
乃附於地者也當以地爲主平原曠野間當獨論地下氣脈氣數
多不喜平原曠野以爲無形勢可取正緣不見地下氣脈氣數盛
衰端的爾平原曠野間忽得晴暖妙潤之地雖不如山之高峻而

速於應驗因其平坦極是耐久而平穩是以古者葬之中野也先論地氣然後論山勢乃爲全論山勢露在外易見氣地潛在內難見止以山言聚以地言易萃卦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聚之義妙矣哉天者大造物之聚地者山水土之聚都邑者人民之聚山者土石之聚海者水之聚聖賢者道德之聚儒者德行才學之聚佛者福慧之聚神仙者純陽之聚一切諸寶貨造化秀氣之聚皆聚則妙不聚則不妙聚則富貴而有權不聚則貧賤而無位大聚則大聚妙小聚則小妙巧久聚則久耐暫聚則暫美大凡陽氣聚則暖暖則生精神生萬物陽氣聚爲生爲吉爲福陰氣聚則寒寒則不生精神不生萬物陰氣聚爲殺爲凶爲禍不可不辨陽氣浮於淺則爲暖陽氣極其深則爲熱人之水臟之下極熱不熱則不足以化諸食不足以運諸世事地之水輪之下極熱

不熱則不足以縮諸水不足以消諸陰氣萬物之生其受氣雖偏而雜只是藉此一點暖氣以生其真火火卽眞陽生意也爲三才萬物立深深之壽根也深深者不外其外而內其內也世人不論內論外高人不論外論內外富內貧外強內弱外勝內不勝非福非壽非根本之論有能一覷直透數萬丈深濤之底者方見龍宮海藏分明可唾手取第一顆鎮海明珠有類如是之地不生奇特之人必生奇特之寶所以佛仙勝迹鬼神靈宅多據山水秀異所聚之地可以赫其靈可以尊其神葬者可以妥其魄可以昌厥後皆天地山水眞陽生意氣脈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妙所致其天地人神氣之流慶平緬想周易聖人爲棺槨治葬之法翻異初六爲兌上六是爲大過卦大過乃始乎巽陰終乎兌陰之卦雖始終乎陰也乎外初六上六之陰畫包乎內二三四五之陽體是拱其

陽而聚之於內也始於入巽之陰終於悅兌之陰巽開陰卦之始
爻兌了八卦之終事始可以終乾父坤母之大事能了父母送死
之大事當以外拱其陰以包之內聚其陽而實之之地而葬焉則
死者入而悅矣有歸根還源意孰曰遊魂上古葬之中野者何中
野者非獨指一處凡一山一水一丘一壑所在莫不有天地正中
之位天地正中之氣外而得地勢之正內而得地脈之正其真陽
生意之機之聚寧不在是宜東不東宜西不西宜南不南宜北不
北宜高不高宜低不低宜深不深宜淺不淺如蓋覆函分毫不差
微有參差卽不相應皆非中也氣數已過氣數尙遠亦非中也中
則和不中則不和和則真陽生意聚矣古者葬之中野聖人以棺
槨取大過皆寓葬法於言外諸葬書盡不議及此若地理四面形
勢似乎潮落吸其真陽生意歸歛地中密拘於內是爲葬者之穴

若地理四面形勢似乎潮長嘯其眞陽生意浮漾地上流潤於外是爲生人之居此陰宅陽宅之分也若倒用之力則臧矣開闢初心發而爲眞陽生意以溥大化天地尊位山澤通氣本不爲葬而設本爲生民立極鼓三才萬物生死之機開斯世興衰無疆之運先古氣清劫氣昏此意立蹟存於不論一郡有一郡之形勢氣數一縣有縣之形勢氣數坐向前欲正而朗後欲實而厚高而不陷左欲昂而長右欲低而短分而相向捧盤獻珠怪其光明燦爛見者顏面亦生紅潤地欲厚土欲重古人每稱土輕重驗地岡厚薄立郡治縣治宜於坐鎮四方潤澤生生民地下氣脈所聚者大則爲郡爲縣人物所聚必繁盛陽氣不聚則土弱而地無力不宜勝載世事陽氣聚則土實而地有力則地與人相宜而生福聚之小者爲穴而爲穴之形勢氣脉則欲斂束山之與地數里數十丈之

形勢氣脈聚於或一二丈或數丈之餘愈密愈妙插地藏寶貨於不露形像葬者冥竊天地真陽生意一罅之暖自然宜其後人吉無不利地亦欲厚土亦欲重一郡一縣之間可居者多可井者亦多居而奇則少井而奇更少欲求穴萬或一二真陽生意散而流行天下無往不在無往不生草木萬物然氣聚處少聚而爲穴者真陽生意之小小至微一芽爾其大本則垂蔭十方無盡衆生世界抱朴子云天下一郡一縣一鄉一里一宅一房各有生地各有死地又兵家兵書多論天下戰守形勢其說應機出處便宜行事難拘其說如荊州永州息壤不可犯之淮南子謂之息土又地形之小異也廣南之地頗有惡戾之土葬及一年骨與棺盡朽爲土四夷遠域更有巖硬惡戾之土非正氣也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坤以柔道爲正土柔而細潤則吉土剛而巖硬則惡山氣多剛

地氣多柔柔勝於剛乃吉唐末遠方或以五年色帛或以器貯活魚埋之一年發視其魚生死五色變不變驗其地美惡其癡殊甚昔有至人教人待大雪中看雪不積處是穴又有至人教人執火把走遇火滅處是穴乃陽氣散漫而出不容火燃也又有至人教人燃燈於所指之地看燈不滅處是穴乃一縷微陽氣勁緊直出隨一縷燈燄而上不爲風雨所滅地如數里數十里之間山地四向皆砂礫冷瘦之土忽其中一圍或一二丈或數丈乃清暖柔照之土至吉地也此皆論地下造化也皆眞陽生意之聚之妙也水圓折者有珠水方折者有玉此其似也不止於此地運山運將興素有虎狼盡盡自去却與人相宜而生歡愛心如增如漲如地下藹藹有情於生春地運山運將衰曩無蛇虺戢戢亂生却與人不相宜而有損害意似偷似陷似地下索索有聲而走氣非有高明

之人見以見外之見卽古山水開新氣象剖其精玄則失之矣唯是世間萬事年改月換日變時化山山別水水別處處別方方別氣數別變化別興衰別久近別一別衆別別別無盡祇將別以益別竟莫別其爲別以何別別之法別其不別之別應笑盡走於不容不別之萬別世境不識別有非別非非別之地在乎山阿一天之妙無盡四時之氣常和八方之風寒莫入數畝之土宜最多樂哉斯丘絕無偏頗宜以菟裘遜世婆婆宜以窰窰瘞殼嵯峨過於鐵函牢不可磨縱有萬別其如之何不遇至人意終不決至人開眼一照洞見天外天地俱新山水俱活一指指定不勞再指更不求其契合於一切法而自然契合天上陰陽五星九星四時地下五行八卦八門九宮二十四局三十六將一切造化何用安盤下針擬議來龍定主賓分拱按形勢諸事又何須移路避衝改水換

勢種樹補缺培土爲照粉飾諸事世率以五行之山各二十四局
纔遇一山一水若差一步十步又各有二十四局互換作數山數
水之用互換爲主爲賓爲龍爲虎爲風爲水互飛天星互移八卦
互開八門互飛三白互爲六儀人各出奇術人各生奇見展轉發
明各各屈折山水形勢歸於輪盤格局之中爲千千萬萬山水妙
用以爲移尺寸之差盡換山水之勢頓別禍福之應乃人爲之穴
也實非山水自然真穴也此意相襲已久難可遽改若用坐東坐
西則陰陽相差坐南向北則位置顛倒陰寒極重後人以枕所坐
之山卽爲北首非北首也非天地正位也縱別有至奇特處不得
已而用之終減分數何況不深忖細淡分金輪盤諸格局法只推
測得世上尋常五行生旺格局未足以見地下真正自然氣數大
地廣博氣脈紛錯糾纏潛走地下自然變化自然奇特一一處處

各各自然不同詎可以世間奇見活法移換拘束自然造化以三年一步十步一世種種諸法移易氣數勒爲定驗山山水水處處方方氣脈氣數有時遲有時速有時進有時退有時然而不然有時不然而然又一一各各皆不同於不同果可以輪盤籌策算以活法局以定驗推測之乎天靜無風一鈴獨鳴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以心通知之亦似以風角鳥占知之不以尋常推測法知之而乃寫爲山形板成死本纂爲格詩釘作死句爭知天下事盡在一毫上錯過好事勿泥死法當開活眼勿執外境當察內情勿拘小局當觀大體千丈爲形百尺爲勢其見亦狹矣目前之所謂葬者不過取山水微有格局處不問無真來龍不同無真穴不能細論主山妄誕指東畫西誣合遷就立說只怕地下有石有水深鑿不過按天星九尺爲例却令多增新土培高爲勢終是客土氣不相

合江南墳墓棺槨去土多止三四尺豈治葬良法夫子封墓謂不可弗識非爲培勢從古封墓論焉敢過制歟忍聞江南之人子孫零落掘焚取物賣地風俗惡薄可嘆反不如楊王孫立於嬴葬也古者葬法俱不用石槨磚槨亦不用柏梁槨板四圍並不甃砌但以周圍厚木棺槨深深懸棺下葬不用槨亦可最以深爲妙不留形迹與後人知始佳古今天下處處葬法各不同獨此法最簡最妙只恐父母無治命子孫決不肯用此法舊以歷青和油煎徧刷棺外又黃泥石灰或查和擣却周圍實之久則如鐵極可取謀葬者當薄葬棺內無物棺外葬不華飾又當漫山無迹只可遙望拜掃庶或其可世人竭目力繼心思略見地上分毫氣數不能徹見地下本體造化猶相人之形貌醫人之疾病者不能徹見人之靈臺五臟豈善相也豈神醫也世人既見不分明不得不再四爲

避凶就吉謀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釋名曰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聖賢教人擇地而居之道也若夫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及蟻遷穴鵲巢避風避太歲之類萬物各有所宜萬物各有所不宜禹貢任土作貢職方氏九州所宜歷代貢各州所產皆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易亦論及天地之宜象物之宜與地之宜使民之宜月令亦論來歲時令之宜大司徒以土宜相民宅與夫七月豳俗皆論天時地氣人事之宜與不宜陰陽家諸法諸卜皆論與此事宜與不宜考工記論天時人事獨歸重於此地氣然也真的確論本乎地者親下故爾地氣非獨能變物之美惡然頗能移人之性情其地宜佛宜仙宜儒宜富貴宜豪傑宜人民宜於清粹重厚者吉其於俗惡頑脆者不吉種種人事所宜不同由於地土清濁剛柔變化之氣種種不同而然司

馬頭陀識骨人不宜住肉山而識瀉山主之奇驗是已或宜於此或不宜於彼或宜於古或不宜於今皆地氣使然也山勢地氣宜於葬者則宜於存者論地之外山地却要分明一依風俗古例存者立陽券問人買地又立陰券問土神買亡者葬地明示疆界齒告神明苟不宜客鬼爭之土神訶之官訟陰譴纏繇子孫乃存亡事理財物不正直分明所招非山地風水神殺之咎偷葬者有福無爭無咎葬之不宜則爲僵尸地寒氣滯骨槁肉堅之故肉軟者非僵尸暖則化化則吉况葬以藏爲義人之藏物必藏於深密完固之處不爲人竊鼠偷則物求久葬之藏骸當藏於暖密完固之處復藉山環水拱則墓永安更亡者在生德行精神完固無失宜潛陰神暝如入歸定宿深密鞠育靈活一窩暖氣雲漬醒冷骨寂以養幽獨妙於遊冥漢何當躍滯爽於立夜開生顏於尸解次則

爪甲纏身笑面如生此大不易得否亦過於南面王樂也非此暖意則太陰何以煉形眞陽生意之妙一至於是以宜後人以安以壽以富以貴父母子孫一氣潛通幽明孰能間之人之欲安欲壽欲富欲貴者固天下所同欲也抑又當思天有時地有運氣有盛衰世有古今天上劫運世間莫測而三元甲子周一百八十年天運一小變地運亦一小變一丘一壑一紀十二年亦一小變小則地脈山脈或移風路水路或轉土有增有陷石有長有泐又或鑿掘燒毀坍塌又甚則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又甚則萬方易俗萬化易位又甚則桑田變海海變桑田大則復混沌復開闢混沌開闢無有盡期造化氣數一回天溥眞陽生意以福於人則地氣通一方之水土俱甘香暖潤人物亦清正賢慧鬼神鳥獸亦咸若萬物亦盛多一切色一切聲一切氣亦俱清造化氣數一去地收眞

陽生意以還於天則地氣塞一方之水土俱苦澁枯寒人物亦愚陋惡逆鬼神鳥獸亦不寧萬物亦衰乏一切色一切聲一切氣亦俱溜禎祥妖孽可以前知人生無慧目慧耳慧性則不能見一切先變之聲不能察一切先變之氣不能辨一切先變之味以至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一切俗一切人一切心種種先變之兆外雖如然未變內已隱然先變小則數月數年前大則數十年數百年前已兆之矣如史記秦檮里子已先知葬章臺東後百年有天子宮夾我墓所言奇中非獨此一人一事亦非獨一丘一壑一物二事一家一郡消長之理如是天地氣數大體消長之理亦如是人與萬物尙未變獨地氣先變蓋地爲萬物之母也眞陽生意盛則地氣盛萬物壯實而耐眞陽生意衰則地氣衰萬物槁弱而不耐或消或長難以定論如海中沙渚或東湧或西沒如空裏雲霧或

雨出或晴收又地水之外渾是金剛之氣乘而爲輪自然天下八方地底無徃不當生金銀時未至氣未完體未堅物未出彼長此消古無今有各有氣數悉難以定論自古帝王建都下而小邦外化立國徃徃不同原於天時地利人和各各與其主盛衰氣數之所感召三者有一不完則王氣衰歇古今天下三才萬物盛衰生死之運處處亦各各不同天地日月尙終歸於壞特歲月劫運久近不同耳安有一定不易之人事亦安有一定不易之乾坤耶亘古不壞者理也眞陽生生之意也欲知地理之脈絡又當知地運之盛衰又當合天地人萬物之全體逆參其機括而擒縱觀之或得其樞要焉豈可獨委之地理而不究天人之理也固是天下山水頗多吉地率皆天秘地隱神藏鬼匿不使世人窺見其處其出也自有氣數決待吉人與之非天地私與之吉人自與之也太公

五世反葬於周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成子高不肯以死
害於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鬱鬱佳城有主久矣當時盜眼豈不
欲竊滕公吉地似定數也孫鍾感三官下教其葬不亦重乎非設
瓜也二人皆陰隲也君子有是心葬之不吉未之有也是以爲惡
人葬吉地上天有禁天地鬼神斷不許無德行無福之人私竊天
地之寶以壽不仁之富貴至人未嘗不見之未嘗不知之決不輕
易漏泄示人况無先事而知隔物而見之術又無透空破地藍碧
方瞳之人曷能源流天地人萬物一脈真造化乎其不能遯乎真
造化者以舉世之人紛紜萬學一一盡走於不相同之域而未造
於未始不相同之天同其不同不同其同同其不同其不同則
不墮於同不同之偏不同者三才萬物紛紜然妙用同者三才萬
物本然真體初未嘗同未嘗不同也惡可以天道地道人道物理

一一一切之不同者惑亂其胸中之天耶庶幾不泥於天地人之迹而通乎天地人之蹟也此匪術也理也三才萬物之理本一致也欲造一致之妙必推其精粗而格致焉譬如乳出酥酥出醍醐至醍醐則極妙矣陽氣者一切有形中之至精者也是猶酥也真陽生意者又陽氣中之至精至精至精者也是猶醍醐也道家謂之水中金藥物也天地人萬物萬事萬法之各各變化不同也果誰爲之全論其全體全然同是一真陽生意千變萬化而爲之其先天天地先父母者也真陽生意果誰爲之超出難言也按圖索駿泥形取象真死漢寧足以語此道世之所傳所學只是世間法縱得真傳妙用奇訣亦世間法不涉於世間法而得之始爲高眼苦學三十年不如點化數語又不如一雙乖覺之眼又不如一片玲瓏之心猶未也猶未也難哉又况一切世法上聽上天所行又

隨國法所轉又審世道污隆又遂人心邪正尙之則靈不尙之則不靈又當識其時宜也斷以不疑爲上通達之人皆可不通達之人多忌諱此陰陽諸法不容不存第人鹵莽難闢其妙又不可苦溺其說又當觀人力量見識德行福德爲何如遇其地或太過而其人不足以當之亦不可天地至大萬物至多唯一至公之理行乎其中天且弗違安有私心然彼一一各有分劑一一各有法緣當以真情寔行盡力行我之正大契我彼之氣數忽然眼開見奇特造化欲加一毫人爲不可得奚特地理云乎哉道家謂五岳之外有別五岳鄒衍謂九洲之外有大九洲列子謂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於天地者乎釋氏謂南閻浮提爲四大部洲之一娑婆世界中之一此其大槩也恣情瀾翻何有涯涘是誠不可以聖智測度然天地倚風風倚虛虛空虛空無形無所依天地虛空根蒂安在

必有剖破天地虛空根蒂者視之而笑且置此說尙有一則語頗費分疏昔迦葉示滅窣堵波至今天竺國鷄足山中迦葉親抱釋迦佛金縷袈娑直侍彌勒佛下生而付焉其事極遠極遠當時正直何穴又如何不隨天地山川氣數遷變耶理耶非理耶數耶非數耶子當努力行四方子當努力行四方一旦鐵鞋根斷會遇無舌大丈夫歷歷明以告子何止三教九流萬方萬法要旨大地山水來龍天地人萬物陰陽虛空根蒂而已子終身之事畢矣子當牢記其語待歸以告我

辭吳泮請儒師書

某頓首奉書於吳泮廣文先生某幼嘗聞之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又聞之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子雲退之能言之猶未備也昔人莫不皆難之不啻溜鈍漢何由通此六者之

意乎數十年來欲弓不箕欲治不裘顛嗒固滯喚鍾作甕十字九錯百事千謬叢萬拙於一身宜乎化爲凡民併與早年所讀所見之書一翻翻却甘於老而貧而病而死而已矣回視古今萬夢不直一揔指胡爲乎倏焉垂手於萬古蒼茫之外摸着虛空如小物忽然破想於一豪玄微之中笑看陰陽妙萬象或與青天白日互相斟酌或招山光水影交恣飛舞自我其我不他其他所以破被跳走狂歌醉笑於雖與人語而不與人同語雖與人行而不與人同行之古路偃偃癡癡終日竟歲獨遊而莫知底止亦不知世間何如謂之世間又胡爲乎一旦欲趨之於詩書禮樂之傍果可以世間法縛之乎尙彷彿記得數十年前我父有言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六經之旨深如海吾老矣何足以知此今又復化而爲野人矣是誠無所用矧茲吳中風土清嘉羣彥汪洋其來久矣至今藹

如惟廣文先生以斯文爲重閩中三外野人鄭思肖頓首

三教記序

我自幼歲世其儒近中年闖於仙入晚境遊於禪今老而死至悉委之第邇來三教淒涼甚矣不覺數數爲之動心各因其意作三教記何夙習之尙未忘耶然期望天下後世之心則深矣切矣吾其絕筆於斯文乎

早年遊學泮宮記 一名儒家大義

我自三十六歲科舉旣斷之後絕不至於學校又三十一年終不能忘其爲儒也昔五帝三代皆有學也禮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鄭康成以先聖爲周公孔子固是周之舊典至孟子出始播告宰我子貢有若之至論是以儒者皆願學孔子及漢興高帝五年至魯聞絃誦以爲守禮義之國七年樂行儒者叔孫通所定之禮

是以十二年過魯不祠周公而以太牢獨祠孔子皆不能忘其所宗也蓋吾夫子之開道統也雖不外於祖述憲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意然以此道大開古今天下君臣盛德之美聖賢斯文之運必準之於吾夫子而後斯文始定而始昌此道彌尊而彌彰微吾夫子創始以儒道設教垂憲萬世則後世誰仰爲儒道之大宗主至今國法家法身法心法天下之人凡百行事悉當準之爲法大矣哉爲我夫子之心法何如昔吾夫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妙授於顏子以吾道一以貫之之指語於曾子此二者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尊王之經孝經事君親之書此二者明人倫之大法獨吾夫子化而大之所以爲大聖人續之者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陸子諸公疊疊而出皆有以開道統明人倫也凡自古爲君子儒者何莫非此

道道統之源集大成於夫子續於儒者儒者之事係於學校學校本以教養人才也何以教之自正心始何以始之由讀書入讀書而不見道非爲讀書見道苟不明則無真誼實踐不嚴於正心則臨事差忒義利莫辨况今既無以教之又無以養之而又不能以理義自養其所養其心餒矣每垂涎於外聞路傍腥芳之氣襲人必乘其餒而入則醉彼耳目口鼻也深意氣狀貌與之俱變有似此身不屬於我者非道果離於人而人自昧其道耳奚不自悔自艾發憤思之一旦日出勃然晨興八荒洞洞然與我化矣而此道至廣至大妙乎無垠與天地萬物相與周流曾無間然所謂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明人倫之大法者一也二之則小一之則大皆吾本然之善固有之天也非外假也豈風雨晦冥所能惑也甫無愧於爲儒抑亦激勵學校苟未至於大全其道得以切磋琢磨者

其學問器識可經綸治道可著書立言俾天下人皆不越於禮義廉恥之域其効博哉或非其人而儒其業夫豈曰儒自古有用之才爲君子儒者盡出於學校當知學校乃禮義廉恥所自出之地豈徒有用而已切勿謂向之學校儒者惟業科舉時文腐而無用何補世道然科舉時文其所講明皆九經諸史諸子百家天地陰陽五行萬象歷代君臣聖賢人物道德性命仁義忠孝禮樂律歷制度政事戰守形勢風俗氣數文章技藝萬事萬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旨要其中選者衆作粲如亦未嘗不妙也析理則精微論事則的當亦多開發後學其爲人物典刑氣節議論初未嘗亡也特行之有至有未至多成空言今言空言者亦罔聞更三十年舊儒無矣後之來者出何不早不得一拜斯文之盛嗟彼之眼何其貧甚欲問辨誰其問辨欲矜式誰其矜

式欲就有道而正焉誰其有道向使我早年不得父命遊學泮宮遊學四方出而廣大其見聞歸而我父開以天理將何以正其心將何以縱其身今不敢忘其所教故盡死以我父爲師但我無能爲人也不能身其儒者之道而新之乃抱此拳拳空意欲以被之將來可哂也已惟我夫子之道無古無今無變無異無斷無續無窮無極遂述此意名之曰早年遊學泮宮記

十方道院雲堂記 一名神仙金丹大旨

我夙慕長生甚欲創道院中年後化爲頑物不復作神仙夢想乃止昔嘗謂自唐以來若宮觀道院若僧寺庵院並絕少却多有真心出家人邇來仙佛之居數倍多於三十年前而率皆富者蔽身貧者竊食焉非真心出家通身俗氣厭罵貧者安有真心供養於人也然則天下山水非不勝也仙佛室廬非不多也特未嘗有真

心辨道者又未嘗有真心盡情供養於人之人若無真心辨道又豈知供養凡人與供養神仙等無差別則滿眼但見盡是神仙更不見有世間凡人或生分別心曰此仙也此凡也非眞道人非眞道院曰道院者何道院與宮觀異道院乃廷待天下十方蓬頭鬚角銑足破衣清淨雲水道人憇肩入靜之所其來如風其去如空似非世間人爲流通大道而來耳實以曩劫上帝憫世人陷沒於欲海中不得壽其天年勅神仙以長生不死妙道流行世間擇有德行之人而授之道家之道正法也謬師貪婪誇眩奇特千人萬說自異爲高至有魔法恣說百千種穢褻之事誣污大道迷之寶之於少年富貴之人不顧上天有禁死則罪在不赦始者厭塵俗遂入道旣入道反再入於塵濁何其顛倒錯謬如此以其本無真心於出塵離濁也胡不思大道乃自然清淨之理神仙乃出塵清

淨之人若不清淨則德行從何而生縱是有功於人不從真實慈悲清淨心中流出則不曰大德行若無大德行決無大脫灑決不得大成就縱遇極妙真傳使其無福魔必壞之決不得結其聖胎決不可身外求道道不在於身外決不可心外求道道不在於心外此心不真不定不純一不空立有想有存有意有方所有運用有希望等事盡是妄想纔有纖塵卽生魔業於深定中假有一切祥異皆爲魔幻勿喜勿怖勿視當自消滅始契至妙若以一妙散之衆妙曰立牝曰鉛汞曰斤兩曰火候曰結胎出胎等有種種假名各有種種奇說苟悟以衆妙攝於一妙一尙非一衆曷爲衆咸泯之於自然之中咸無衆名咸具衆用魏伯陽云委志歸虛無證驗自推移

以舊鄭刊本爲正今盡刊作証難以推移者誤

正此旨也以浮游而守於規中抑其次焉是故神仙之道無他一自然之妙而已矣必先絕其思

慮若渾忘於晝夜靜極於極靜極靜於靜極自然其清淨清淨其
自然自然冥身心於空空而不昧自然藏乾坤於玄玄而不漏自
然返本還源自然月滿精盛自然當大造化一陽將動未動之初
我身中深深深極之根自然出獻甚玄甚妙甚微甚具之先天陽
精以爲丹母自然通於任督湧泉同時互相淫淫燄燄沸發真熱
捧擁丹母升降上交貫周流以大造化大妙一身自然媾孕於
其中自然凝而爲長生不死純陽之寶動其自然之動而不動其
自然之不動則動者以無動而動悠久綿密秋毫不差自然成就
於無終始之始終其心不死決不成道以我自然聽其自然純是
真心自然其然不涉人私而弄天玄此者誰也誰其此也萬僞皆
壞獨此不壞一切皆真萬象自靈妙潛於至深清徹於極圓醅酹
渾沌之髓而常吹古馨玲瓏金玉之體而獨抱空堅化其所化化

爲至化清風白雲同一去來出沒天無根而根於天地無蒂而蒂於地人無心而心於人三者雖不同道而同於道道而同之則與之同遊於無何有之鄉或焉神其無形之形而出似乎開太空有聲大叫世人曰汝等何爲昏醉不醒耶有欲應之者已挾之出六合而去寧有蹤跡與世人見之人也世間道院豈能延之設造奇特華麗道院過數百所不如以一點真心盡情供養一切道人盡力利益一切衆生若以此爲道院始入神仙境界敢以我夙誓真心盡誠吐露向者所參道家精蘊冒戒破戒說而爲文平等供養十方三世一切神仙一切道人一切世人願一一先以德行爲本仍以此道壽其自然清淨之天終與此道同挾乎天地人而同超於無無有有無無有之表豈不了其無所了之了而了也耶遂以此文曰十方道院雲堂記

十方禪刹僧堂記 一名佛法正論

我三十年來幅巾藜杖燭行獨住獨坐獨臥獨吟獨醉獨往獨來
古闔廬城每一至於萬壽承天虎丘諸禪刹之間必喟然嘆曰我
生也晚惜乎不見古尊宿法席隆盛之時向者徑山靈隱天童淨
慈育王中竺雪峰雪竇蔣山道場能仁東林仰山黃龍開先百丈
雙林鼓山大滙石霜西禪保甯疎山金山焦山何山夾山福麗嚴
圓通江心大慈華藏名刹百餘皆爲法窟大刹禪單近千數小刹
禪單亦不少凡古尊宿之行道也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非舉唱
向上巴鼻了當衲子命根多有死其心於一坐臥間而笑罵於佛
祖之上者如在世外受清淨福自不肯飲酒自不肯茹腥自不肯
私庖私啖自不肯私富私居自不肯傲慢恣縱所爲野氣如一水
菴岳松源冲癡絕範無準觀月林開無門諸老禪據師位皆孤硬

有惡辣手皆講叢林規矩不許看經看冊不許偶語雜事晝夜跌坐密如列筍盡命參究咸有覺觸是以頗多龍象堪以負荷法門夫何今者爐冷鎚輕不足以煅煉法器飯糲食惡不足以供養大眾常住昧於收支過於樽節幹衲子口中食爲囊橐計爲結托計爲自醉醲飽鮮計比比皆然致使十方衲子東馳西走竟無可放包參請之地昔不憂飯今憂無飯昔不憂師今憂無師江南禪教諸刹連年遭水遭荒常住逋訟窘迫處處閉僧堂併數年可去者去不可活者丐借獨爨偷救殘命如失母兒無所依附先是三十年來爭奪住持耗常住竭私畜弄貧買勝無辜爭訟亦多摧挫費耗失僧儀落業共撥因果大爲時俗變壞江南十方叢林古意今盡不存竟無十方本色神子處處僧亦皆少逆料此後法門愈其難以世人意馬惡業易於跌蕩後於薙髮背古悅新競舞魔怪叛

於正法我欲痛說不忍筆之昔黃面老子嘗懸記末法僧門流弊不幸身親見此間有清素純正辨道之士叱爲怪物罵之何苦自取桎梏其身苦者益苦頗難於獨立堅抱舊心固無搖動彼偷心未歇者亦從而得志逞官辨以當宗乘笑守古戒爲不脫灑自誑自尊鼓無明火入骨愛財富者愈富念念謀僧官買大住持營爲俗窟生親子爲徒弟業重魔熾浮於俗人苦哉痛哉絕不念黃面老子正爲何事出世百丈禪師亦何爲而作僧堂爰自少室曹溪多居律寺別院說法苟簡雜居無倫唐代宗末百丈始發廣大心別創禪居立法堂立僧堂又置十務以處主事者清規一出法度咸新素無蒙堂無前資無單僚無退居方丈無塔頭庵院其曰禪僧無高下但依入堂次第同一堂而處進則始出位盡力爲衆退則仍屈已棲身於衆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切不顧甯肯犯人苗

稼爲衆所擯笑又况百丈以前天下苦無多寺院而辨道之士多無地棲禪率是獨隱深山窮谷刀耕火種而自食其力身其勞苦則心不純一豈不願得一單自如將安其身而遠於役可移其心而專於道百丈之惠可謂至矣有志氣者可以安禪可以共住可以同參可以交相淬礪可以交相鼓唱可以交相行道照耀山林大衆羣然一時一一坐破蒲團我心亦足慶快我成道大衆不成道我不願獨先成道我安大衆不安我決不敢獨安昔創此僧堂爲大衆設非使我獨安於辨道也安其身所以安其心安其心所以安其道苟不安於道則不安於心不安於心則不安於身不安於身則心生萬夢失却自己何以爲佛法棟梁何以爲衆生表率僧固亦人也爲其清淨慈悲了達自心而得僧之名若以落鬚髮披袈裟爲僧九間萬椽百席千單爲僧堂此世間見也誠不曾聞

往昔之時千岩萬壑之中古尊宿行道之處萬錫飛來如龍走空
雖現頭角不露爪甲割破虛廓別爲一道不涉世人衆生行處萬
刹日月出沒其中八面風雲變化於外無所之無所不住而住爭
奈有目者不能見有足者莫能入是誰之過歟儻能飽食終日無
所用其心恐亦可以消檀施一盂飯然未廣大也必有大心大士
與大衆同生死同粥飯同行住坐臥同開此心本然無盡廣大之
天一一盡蓋覆三千大千世界方始與黃面老子吐一口氣何期
末發法叢林凋零若此思之駭然安得不淚下如雨我老矣死矣
誓當重出頭來以大力量於無盡無盡百千萬億大衆僧海中推
出無量無量劫前古佛剖開自心無盡廣大法門大告報一一無
盡衆生塵刹一一三千大千世界若是大心大士便請各各歸堂
去快哉快哉第佛法至此極矣必先速得數十人肉身大士大闡

神通應化天下諸刹使一切衲子外不壞於一毫賄賂酷虐內不
犯於一塵淫殺貪傲其不遵黃面老子遺教經最後教誨之意者
不得名曰僧然後却與之論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之宗風佛法其
興乎我今苦告諸佛子各各求入大回心三昧但言之至此我亦
罔知所措諸佛菩薩寧不動心焉我遂嘔我心中無忱聲而爲誓
銘之曰十方禪刹僧堂記

姑蘇人物卓行傳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祖咸卒於枝江主簿父震字叔起
清祐道學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有菊山詩集景定壬戌
卒於吳葬長洲縣甌山思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
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閤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
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卽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
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
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
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
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
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
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

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士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峰禪林之白眉聞思肖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卽曰世法和尙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遇人之急田亦捨諸剎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徧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三剎疾亟

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
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
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
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旣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
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澁
如庾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
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
文集一卷白叙一百二十詩圖一卷

飲馬橋南
寶林尼寺

思肖母樓氏宋侍從鑰之族
妹爲比丘尼名普西受業於

刊

行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寔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錄成以示予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尙惜無人爲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嘆曰自牧之錄此其有關於世教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位祿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託乃俯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於終身坐臥未嘗北向則其秋霜烈日之難犯者益凜乎其不可向邇矣故其歿也平日之覲然自欺而不能無愧畏於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能於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掇拾纂綴得不至於盡泯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於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得而立哉予

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姑蘇王行書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 有序

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公遂變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以賦役取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奇而釋之又嗜詩題蘭云玉珮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過齊子芳書塾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日傳家事具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禦寒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爲操行率類此晚年益究天人性命之

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潛避世恥爲殷士
裸如京天池水淺鯤南息衡岳峰高鴈北征三百運終遺墨在秋
風九畹不勝情

題所南宅

樂橋東條坊巷所南遭宋末痛國事日非上書切言之宋
亡不顧其家業寄身僧舍常面南哭泣坐立不向北其菊
花詩有曰寧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棄與誰人問先生垂淚答國亡何用
戀家爲

元夏士良圖繪寶鑑云鄭思肖字所南福州人工畫墨蘭嘗自畫
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然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心君子絕

無小人

補遺

題畫蘭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一卷

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開鼻孔滿天浮動
古馨香

5

刊

行

鄭所南先生集後叙

人有絕交游絕著作絕倡和而能獨立於人類者乎此其人必於人類有絕大隱痛者否則不能如是之絕也所南生宋季國亡種滅放於江湖絕意進取甚且終身不妃以自絕其嗣斯亦已矣乃曰絕交游絕著作絕倡和漸絕諸絕以了殘妄

百二十圖
詩自序

毋亦過

邪雖然人類之與禽獸無相問者天下相率而爲禽獸之道也所南曰譬如禽獸一旦忽能人語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童子見之必曰禽獸之妖不敢稱之曰人是故三尺童子之對於禽獸也必不肯引爲同類而固與之絕也鄴海雪曰猛獸食人人知禦之使猛獸而冠裳也誰禦焉惟其不知絕之乃其不知禦之也所南之自絕則痛國亡種滅而對於却特氏爲之若其絕交游絕著作絕倡和則對於當日之所謂人類者而爲之嗟夫屈膝敵廷覲顏

臣妾爲虎作倂自殘同胞滔滔者皆是也所南之言其有憾於却
特氏猶淺而有憾於當日之所謂人類者乃獨深矣予操是心以
讀所南集則時時夢所南來告雖然所南之言曰絕交游絕著作
絕倡和而所南乃猶有是集則所謂絕者未絕也匪特此也鐵函
心史藏之智井傳之於今使後之人不能絕絕於所南卽所南不
能絕絕於後之人所南何嘗絕諸絕也哉嗟夫此則嘔三斗血書
以待後之巨眼所南自題大無
上十空經語未可爲當時告也予徃傳臯羽謂
不能以一哭了天下事予今叙所南亦謂不能以一絕了天下事
夫天下事之不能以一絕了也所南寧不知然使當日之所謂人
類者而盡如所南必無復有姚樞許衡吳澄劉秉忠之徒則天下
事當易了而所南是集亦何爲獨寶於今日而令予讀之而哀也
予得是集嘗以草所南傳今夏來滬出示秋枚更求之杭州丁氏

藏書以補其闕凡爲菊山清雋集一卷所南文集一卷一百二十圖詩一卷錦錢餘笑一卷嗟夫所南絕矣所未絕者祇此耳丙午冬至順德黃節叙

寒夜叙所南集後更題一律

黃節

交遊著作都應絕舉世無如鄭憶翁文字漸看同嚇鼠苦甘還自舐饑熊等閒腐骨寧堯跖未死人心變雅風頓有瓊樓歸去想茫茫惟欲問蒼穹

飛

行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印刷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發行

全二冊定價洋伍角

印行者

國學保存會

上海鐵馬路北愛而近路

發行所

國粹學報館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

0
11111111